



左图：唐汉霄挺想为申公豹写一首歌。

说服你，这很奇妙。”

也正因此，关于歌红人不红，唐汉霄看得很开。“我希望我是自我的，自由的，放松的。台前，音乐被很多人知道，台下，自己的某一种样貌隐在背后，好像还不错。”

唐汉霄词曲里建构的小宇宙是庞大的：有热烈的，喧嚣的，理性的，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，那些“小人物大理想”，绞尽脑汁打磨的词，有股莫名的力量，伸向泥潭拉出那群“自愿沉没”的人。在当下的世界，他的共鸣，稀缺而震撼。

去年，唐汉霄巡演结束后的签售环节，有一位女生走来，对他说：“谢谢你拯救了一个精神病患者。”也有女生满脸笑容地出现在签售台前，告诉他：“我的母亲特别喜欢你的歌，但她已经去世了。”唐汉霄很意外，那些录制多遍让他感到麻木的词曲，是拯救无数人的“良药”。

当他站在巡演舞台上，他总回想起，唱《再见深海》时，开头做了很长的 intro（introduction，在歌曲中通常被称为“前奏”），那是他特意将大家树洞里的心里话放进去，叠加成不同声音。语言、音律与心脏的跳动回响，带来的是全场几万人的同频共振。

“当草木逢春，鸟兽游走……”《少年派》的音乐响起，唐汉霄似乎看到台上有个躲在角落里的男孩——那是童年的自己，而成年的他，多年来浓缩的情绪一下子迸发出来。唐汉霄用“治愈”来形容这场盛大的体验，原本，他想唱哭别人，最后自己却泪流满面。

这种超强的感知能力是触角，也是消耗。唐汉霄不喜欢自己的性格，他觉得挺累的。一年中总有几次，唐汉霄会卸掉手机里所有社交软件，不再回复任何工作信息。偶尔也会焦虑内耗无关紧要的小事，担忧有没有讲错

某句话，做错某件事。

“出门旅行晒太阳总是好的，那会让我不再因琐事烦恼。”关于旅行，唐汉霄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，旅行就像洗衣机筒自洁的过程，人是洗衣机，工作是衣服，你衣服洗多了，筒不自洁的话，再洗衣服就会有些脏或毛糙。而旅行最珍贵的地方，就是享受新世界带给你的刺激。

唐汉霄挺想为申公豹写一首歌。那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，交织着人性中最复杂的东西，歌词可能难以明了其中万分之一。再想写的是敖丙的父亲敖光，在敖光身上，唐汉霄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。“虽然我没有做过父亲，但我懂了。”

在唐汉霄背后，懂他的人永远懂他。36岁生日那天，粉丝录制了一首歌《宇宙诞生在我们相遇那天》送给他，她们唱：“你见过我吧，你记得我吗？你曾伸出手，我也曾回头。”——“小唐，你真的拥有很好很好的一群遥远的朋友，我们共同组成了这个小宇宙。”

3月1日，歌手方大同离世，唐汉霄在微博上写：“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一切都将离我们而去，你我的肉身也一样，此刻你在为着什么而倾注了自己，有什么，在下一秒被捏得粉碎，又有什么，被时间留了下来。这世界，你我都在沉睡，而逝去的人醒来。”